

黎澍·著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LUOTUO
CONG SHU

● 骆驼丛书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黎澍·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

黎澍·著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黎澍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5 插页：3

字数：103000 印数：1—1520

ISBN7—217—00430—6

I·175 定价：2.15元

湘人：88—11



黎 澍

毛沢東と“百戦百勝”

我大约是在一九五三年或四五年就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当时由中宣部交给古史研究小组，即翦伯赞、胡绳、王明贤三人合编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纲要》的小册子，作为干部教材。后来在延安时，曾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过。毛泽东同志看过后，表示很满意，并说：“你们搞得很好，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等，毛回答说：‘把你们的意见印出来，大家讨论’”。不久，又据毛泽东同志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现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为三个部分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史，第二所研究近代史，第三所研究现代史。”

（此段文字为手书，内容为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回忆。）

作者手迹

目 录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1
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	23
——答祝伟坡同志	
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33
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47
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 解放出来·····	64
——答王学典	
【附录】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王学典）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87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	101
革命、批判和科学性·····	120
——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言	
《莫理循文书集》中译本序言·····	125
《中华文化辞典》序言·····	130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136
——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戴晴的对话	
改革与开放·····	149
——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	

野坏正反.....	154
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	157
未完的回忆.....	161
上海生活杂记.....	173
彻底之底.....	181
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	185
尊重历史，冲破教条.....	198
——与《求是》杂志记者的对话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

历史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历史科学是无所不包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 这里所谓历史科学包括自然史，即自然科学在内。后来恩格斯又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一门唯一的科学”的说法作了改变，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②。经过这一改变，历史科学依然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无所不包的科学。历史科学的对象即历史本身是客观发展的过程，每个人都参加在里面起着各不相同的作用，又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谁创造的？现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都把这个问题列为不可缺少的一章。我们从这一章的标题《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以判断实际上存在互相反对的两说，一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一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般都以后说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用以否定前说。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批判英雄史观时指出不是杰出人物的动机和观念创造历史，言下之意只有人民群众的动机和观念才创造历史了。两种提法都离开了创造历史的前提，仿佛历史是英雄或人民的动机和观念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显然，两说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都不足以说明事实。本文试图对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提法，作一些考察。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根据我的初步了解，这个说法起源于苏联哲学家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伸和附会。《联共（布）历史》出版于1938年。同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作了一个关于《联共（布）历史》出版的宣传工作的决议，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以《联共（布）历史》为根据。苏联哲学家普·尤金于1939年在联共（布）中央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五期发表题为

《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马克思学说》的论文，接着巴·伯纳丁尼又在该刊第七期发表题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文^①，都以《联共(布)历史》对俄国民粹派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批评并引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根据，提出一个相同的命题，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联共(布)历史》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命题，但是对民粹派历史观的批评是以非此即彼的尖锐形式提出的。它写道：

当民粹派认为大众是群氓，认为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并把群氓变为人民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便回答他们说，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也就是说，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条件，了解应如何改进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和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的发展条件，却竟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胡作乱为，俨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那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②

按照前后文意，似乎是复述普列汉诺夫批评民粹派的话。经过查对，发现主要还是由《联共

① 两文的中译文见1942年由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第4册。

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第18页。

(布)历史》的作者们改编的。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编进去了，不是当年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论战的真实情况。回忆1938年初次读到如此雄辩的崇论宏议曾经为之惊服。现在重读，感到也有片面性。因为“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作为与民粹派相对立的理论出现，有压倒对方的效果，但缺少关于人民本身也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于《联共(布)历史》中有一段对历史科学的要求的指示而成了无可置疑的命题。《联共(布)历史》写道：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①

这一段话的本意在强调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性，认为历史科学必须先做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对历史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成为真正的科学。

苏联哲学家很快加以领会。认为根据《联共(布)历史》的这个提法，创造历史的前提(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活动)即是全部历史，因此历史的创造者即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第159页。

国人民。他们引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加以说明。例如尤金在1939年发表的关于个人历史作用的论文中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马克思主义说，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由劳动群众，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创造的；他们在车床旁边，在田野里，创造物质财富的时候，同时也创造着历史。”由于有了这个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后来被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以往究竟有哪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曾经这样说过呢？没有。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这是尤金首创的学说。由于苏联共产党在当年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这个学说很快流行开来。苏联哲学家费·瓦·康士坦丁诺夫先后在1951年主编《历史唯物主义》，1958年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都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章节。1957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集体著作了一本《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专门的论述。1959年根据苏共二十大决定重写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正式肯定“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把它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且由此发展为僵死的历史公式。作者们没有补充任何新的论据，无非还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而“决定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是物质条件的变

更”，所以得到这个结论。我过去对苏联理论家的这种说法也是信之不疑的，现在过细看来，关于这个学说的这一类的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也是人们第一个历史活动，并有它自身的历史。物质财富生产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懂，就不能对其他领域乃至全部历史作出正确的说明，然而它不能代替在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基础上相继发生的一切领域的历史。实际上，创造历史的前提即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条件，好比是舞台，没有舞台唱不成戏。舞台提供演出的物质条件，戏的内容必然要受舞台的制约，只能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演出。如在奴隶社会的舞台上登场演出的角色只能是同奴隶社会有关的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但舞台不能决定在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演什么戏和哪些角色登场。马克思说，在古代的罗马，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只不过做了当时阶级斗争的舞台的消极的台柱，台上的阶级斗争是在自由穷人和自由富人之间进行的。可见把舞台看做是戏，确实错了。

那末，舞台上所演出的戏的具体情节又由什么来决定呢？问题的提法就成问题。在舞台既

已决定的限度内，对于剧中角色所演的具体情节，何以一定要找出一个决定者来呢？马克思主义不是宿命论，它承认第一性的东西的决定作用，又承认第二性的东西的相对独立性。在这里，各人的个性，乃至历史传统都有它们的作用。恩格斯说：自然界规律是“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①所以，在差不多同一类型同一发展阶段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剧种、剧目、具体情节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毫不奇怪。

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另一个理由，即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但根据依然不足，逻辑也成问题。这种论证实际上把“源泉”看做“创造”，代替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源泉往往也只是初级形态的创造，不能代替一切创造），从而否认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贡献。这种把人民群众同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点，在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深入人心，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轻视知识，以无知自炫，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千万青年如中风狂，对学术文化进行了严重的践踏。他们以历史的自觉创造者自居，也确实自觉创造了一部“历史”。可惜他们至今不知道这历史从何写起。那些自命为自觉创造了历史的人们现在只能承认他们不但并未超越历史，而且干下了大量落后于历史发展的蠢事。原来事实是，历史创造了他们，然后他们创造了历史。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苏联学者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我国一变而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个提法，经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同志反复查考，判断它的创始人是我们素所尊敬的历史学家范文澜。1949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以“谁是历史的主人”为题发表演讲，阐述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最后说：“过去历史是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①。“历史的主人”，我们听惯了，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是什么意思。要问准确的含义，就难以作答了。严格说，“主人”一词的意义不外如下两个：

一是中国旧的语汇中的意义，即物主（或所有

^① 《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

者)、家主、东道主,在“历史的主人”这个提法中,“主人”一词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是指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可是它也可以同“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思想有着隐蔽的联系。历史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不同于可以为任何人所有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主人”的提法缺乏科学性。

二是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如说“主人公”、“主人翁”、“主角”等等,“历史的主人”大致同这个意义相近,但是也要看是什么历史。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主角。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的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

《联共(布)历史》强调研究社会发展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先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先把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研究清楚,历史科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可是中间插上两句不相干的话,说是“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按照一般理解,社会发展史应当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这是按照马克思学说建立起来的学科,本来就不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的史

书向来被称为“相斫书”、“帝王家谱”，所以中国人就很容易误解为这个历史要反过来看，这就是范文澜所说：“过去历史以帝王为主人，……今天要推翻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到文化大革命前后，这种误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历史上不应当容许再有帝王将相存在的痕迹，这才算得是一种最新式的历史观，以致竟对全国文物古迹来了个大破坏。

社会发展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科。人们在研究某一时代的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专史的时候，离不开社会发展史的知识。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就难以对这些专史作出恰当的说明。但是社会发展史终究不能代替或者包括全部历史科学，而且其本身的发展也还有赖于其他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是研究社会发展史，而且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等，又怎么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上层人物的活动呢？在那些时代，制定与执行政策，决定战争与和平，组织与指挥战争的，难道不正是这些帝王将相即各个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国务活动家吗？他们的高明的或者愚蠢的决策，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行为，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都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全过程来说，人类历史是按